



5

川剧艺术研究

重 庆 出 版 社

川剧艺术研究

第五集

重庆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编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封面设计：李克能

川剧艺术研究(第五集)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45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000

书号：8114·355 定价：0.92元

目 录

不断把握兴川剧的工作引向深入……………杨汝岱(1)

《祭灶》是好戏……………吴白匋(3)

灰暗世界的星光

——谈川剧《易胆大》……………陶 雄(12)

“字正腔圆”辨析……………周大风(28)

川剧出国拾粹……………朱丹南(33)

心中有数

——川剧导演一得谈……………夏 阳(43)

关于川剧导演的探索……………黄宗池(57)

川剧导演杂谈……………夏廷光(71)

《金山寺》表演艺术的继承和创新

……………阳友鹤述 刘双江整理(80)

同中求异

——谈“三后”的表演……………杨云凤述 蔡佳伶整理(92)

谈唐彬如的《把宫搜诏》……………王志勉(109)

缅怀慕莲师……………黄佩莲述 孙通煌整理(120)

萧熙凤的成长与成就……………邹志诚 黄光新(126)

我与“三庆会”	杨肇安述 傅 则整理	(140)
忆桂华科社	陈桂贤述 王志勉整理	(151)
第一个川剧女子科班		
——品娱科社简述	刘兴明	(164)
川剧已故演员小传(72人)	傅 则 刘兴明辑录	(172)
附：《川剧艺术研究》——四集目录		(193)

不断把振兴川剧的 工作引向深入

杨汝岱

同志们：

今年第一批川剧的调演大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天胜利闭幕了！我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谨向为振兴川剧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全省广大川剧工作者、各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向中央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所有关心、支持振兴川剧工作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对振兴川剧非常关心，并亲自观看指导，我代表省委和川剧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川剧调演是我省川剧艺术事业发展中一次重要活动。这次调演检阅了我省川剧工作的初步成果，在前进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对进一步振奋广大川剧工作者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振兴川剧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着重要的意义！

调演是振兴川剧的重要措施；振兴川剧的目的是为了让为四川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川剧艺术，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川剧振兴工作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川剧工作以及所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当前，应注意抓好几方面的工作：（一）要继续把振兴川剧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认

真研究、解决好振兴川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要在今后的机构改革工作中，认真按照“四化”要求，调整和配备好川剧和其它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当前仍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一切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试验、探索、改革、创新，造成一个更加生动活泼的艺术局面；

（四）要继续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川剧艺术团体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要从政治上重视他们，关心他们的进步要求，从生活上照顾他们，从艺术上支持、提高他们；（五）加强川剧艺术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川剧工作者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增强与上下左右的团结，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振兴川剧出力，不断把振兴川剧的工作引向深入。

最后，祝同志们在今后振兴川剧的工作中取得更新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中央和兄弟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的来宾和同志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

（1983年6月10日在四川省川剧调演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祭灶》是好戏

吴白匋

“《祭灶》是好戏”，这句话是一九四一年夏，我在成都时，听川剧名家萧楷成老先生亲口说的。我是扬州人，自幼爱好昆曲，熟悉京戏，可是抗战时期入川，一看川戏便着了迷。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有幸观摩到当时在成都的许多川剧名家的戏。可能是由于身世之感，对萧老的《评雪辨踪》，前后看了几次，印象极其深刻。遗憾的是：辗转托人介绍，拜访他很迟，当面请教不过个把小时。我问他除《评雪》外，《彩楼记》里还有哪些好折子？他随即就说：“《祭灶》是好戏。”因为初次相识，不便提出“烦您老演一次”；不久我就往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一去五年，未返成都，再没有看到萧老的演出了。一九四三年秋，郑沙梅同志也到白沙，因谈川戏而成莫逆之交，问他是否看过《祭灶》，他说“老艺人都说它好，可惜还未看过”。次年和他一起到重庆，访问川丑大师傅三乾老先生，又谈起《彩楼记》。傅老说：“高腔能演全本，除《评雪》一折常演外，要数《祭灶》好。”因此，这个剧目一直在我心上记挂着，总想能看一次。

一九五四年西南川剧院由张德成老先生带队作巡回演出，来到南京。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从整理过的全本《彩楼记》里，欣赏到

曾荣华、许情云两位名演员合演的《祭灶》。由于向往已久，我聚精会神，看得特别仔细，边看边想，衷心赞叹它确是难得的好戏。岁月如流，不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现在根据剧本，谈谈我努力追忆得来的当时的感受吧。

二

《祭灶》好在哪里？这要从它在全本中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说起。整理过的全本共十场，它是第五场，正在中心部分，应该起“戏胆”作用；然而它在全剧里却是最冷淡平静的。试和前后几个主要场子比较一下：第一场《彩楼》写刘翠屏在彩楼之上，抛打绣球（即彩球）择婿，出了一联诗句，征求照韵完篇。吕蒙正和三个王孙公子赌赛文才，因其才华志向不凡，获得了刘翠屏的爱慕，有意将绣球打给他。场面是热闹的。第二场《逐婿》写丞相刘懋悔婚，翠屏坚不愿，蒙正得她鼓励，竟敢当面顶撞丞相，责他“三不仁”。刘懋恼怒，剥去翠屏花冠彩衣，将他们逐出相府。这场戏矛盾是尖锐的，紧张而热烈，很能吸引观众。第三场《惊秋》，其中细节，如刘翠屏仰望天空过雁而失足倾跌，吕蒙正急扶她起来，说“我和你比翼同归”；刘听到梧桐叶落，疑是金钗落地，引起伤秋之感。这些富有诗意的情景都切合两人身分和当时心境，同时又暗示他们的前途是艰苦重重的。虽然舞台气氛逐步冷静下来，但因为下面出现了茶店张婆婆的热情接待，渲染了一些喜剧色彩；接着是刘家院子奉命赶来，要用重金赎回绣球，被吕严词拒绝，荡漾着斗争的余波。这一场还是冷中带热的。再看《祭灶》以后，《赶斋》写吕与势利和尚唐七、唐八的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个丑角（这是川剧擅长的），对吕要尽了奚落欺侮、尖

刀促狭的手段，吕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遇到机会就进行反击，讽刺他们，舞台气氛是不冷的。《评雪》一场，虽然历来被认为是一折清静戏，‘摆龙门阵’戏，全台只有两个演员，所以又叫‘对对戏’，但一开始吕蒙正发现雪地上“男踪女迹”，起了疑心，就提出了矛盾，使观众产生了悬念。以后，这个矛盾一直发展下去，恩爱夫妇冲突起来。由于刘翠屏先明白了丈夫生气的原因而又有意气他，引起了他“呆病”大发，拿起棍子要打她，甚至要用棍子自刎，达到了讽刺喜剧的高潮。在她说明真相之后，他用风趣的语言向她赔礼，才使观众解除了悬念。全场虽波澜不大，而回环曲折，处处充满机趣，引人入胜，是冷中带热、静里生动的。唯独《祭灶》这场，他和她思想感情一致，毫无矛盾，通场没有第三者参加，也没有偶然事件出现，很难产生波澜，当然引不起悬念，可以说是平静冷淡达到极点，但是这样的安排却非常合理。

根据整个剧情的需要，在吕、刘被逐出相府、同进寒窑之后，是必需有个专场写他们在饥寒交迫的环境里相依为命，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才能体现出他们爱情的坚贞纯洁。再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形象的需要来说，吕是个好学多才的穷秀才，性格上有其志向不凡，颇有骨气的一面，这在前面第一、二、三场里表现得足够了。但是，作为封建社会里失意的知识分子，性格上的主要缺点，酸腐迂执，牢骚满腹，却还没有写够。刘是个相府小姐，能诗达礼，不恋荣华富贵，而爱品格才华，自愿把终身托付寒士，并为此而坚决地和她势利父亲决裂，力争婚姻自主，性格是很可爱的。她是封建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应该具备着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可是现实生活的突然变化，从相府到寒窑，好象由天堂陡然坠入地狱，对她是个极其严酷的考验，能否经受得起，谈何

容易！由此可见，《祭灶》这场清静的对对戏，在全局结构中是断断不可少的。当然，要写好它很难，演好它更难。我要感谢周企何等老艺人和马善庆等剧作家通力合作，根据老本整理出了完美的演出本，也要感谢曾荣华、许倩云两位名演员把这场戏演活，给我以充分的艺术享受。

三

《祭灶》这场戏是根据明代《李九我批评破窑记》第十二场《夫妇祭灶》改编的，但一开场就和李本区别很大。李本〔引子〕是：

吕：时乖运否，
破窑中暂时守己。

刘：忆昔繁华梦里，
漫自伤情泪垂。

吕埋怨命运不佳，刘留恋过去繁华，虽不能说不是当时真情实感，但思想境界是不高的，改本为：

吕：岁暮天寒，
破窑中寂寞惨然！

刘：我夫妻同苦共甘，
春风时雨待来年。

提出同甘共苦作为吕刘爱情与生活的基础，比老本高明多了。但这并不是任意拔高，过去历史上就有众所周知的真人真事，如梁鸿、孟光的举案齐眉，鲍宣与少君的共挽鹿车，都是根据。曾荣华、许倩云二位带戏上场，满面愁苦之色，说明了《惊秋》之后，已度过几月苦难光阴（中间有《慢师》一个短过场，叙述吕因刁员外不敬他而辞馆），衣食无着，想必刘随身携带的金钗之类早已典

卖，穷困不堪了。许唱到最后一句，微微仰头，眼神向前凝聚，意味着她在苦难中存着希望，这对刻画她坚强的性格和信任夫君的心情，是恰如其分的。

以下可分三个层次：

〈1〉祭灶。由吕郑重提出，刘始则表情冷淡，说“没有祭礼，还祭什么灶哟！”继而顺从夫命，用一碗清泉代祭礼，一块柴头代香烛，认真地摆祭了。下面开始出现了妙文：

吕：娘子请嘛。

刘：请来则甚？

吕：请来踩毡。

刘：哪里有什么毡呢？

吕：有道是“祭神如神在，人穷格式在”。

刘：好嘛，踩毡嘛。（拜神）

好一句“人穷格式在”！按照富贵人家祭灶礼节，是要先铺红毡条，再踩上去下拜的，这不仅是表示隆重，而且是怕尘土沾污衣服。吕穷到如此地步，还一丝不苟地要照格式办事，可笑得很，这就点出了他的酸腐迂执和喜欢摆架子、装门面的坏习惯了；同时也为《评雪》一场里，刘怕他瞌睡受寒，好意地解下罗裙替他覆盖，他反而责备她用“下体之物”搭在他的身上，“真是有辱斯文”的细节，起了预先点出性格的作用。这是李本所没有的。

借着“灶王上天说好话”这个从上古传下来的迷信习俗（孔子就说过“宁媚于灶”），让这对贫寒夫妻诉苦，该是李本作者安排这一场的用意。可是写得并不精彩，吕、刘各赋一首绝句诗祭灶，太闲雅了，没有象《评雪》那场，吕因柴枝落地成十字形而赋诗的机趣和嘲讽。在各唱一支曲子里，只是哀哀上告，全无怨言，说明了原作者宣扬儒家“温柔敦厚”的主张，缺乏动人的激情。川剧演出本予以修改，不用赋诗，夫妻合用一支牌子，一句紧接一

句，联唱下去，尽量倾泻苦水。曲词层次分明，演员行腔和使用眼神，随之变化。起先是虔诚地求灶王原谅他们穷得没有祭礼，继而恳求他上天代诉苦情。当刘翠屏唱出“你奏道蒙正儿夫的文章……”时，吕立即重重地接唱“不值钱”三字，声调神情顿时转向悲愤激越，而且怨气越来越大，变成怒火。在控诉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求人受欺之后，吕竟然否定了“神在”，唱出“是这样祭他怎的？祭他何来？看起来全都是虚”，大声叫着“不祭了！不祭了！”这样的心声变化，前后矛盾，是符合他们的处境和性格的。比较另一出有名川剧——歙桂英《打神告庙》，虽然强弱程度不同，戏理是一致的。川剧高腔的优点，曲牌加“滚”，唱来等于朗诵，再以帮腔锣鼓有重点地制造气氛，也在这一大段里，得到了充分发挥。

〈2〉忍寒。这一层次是李本所无，我相信它是经过若干代老艺人精心结撰出来的。当刘翠屏端水而冻得两手颤抖，吕蒙正叫她改端柴头，分头送下再回来时，各站在场上一角，场面起了风声，又出现了一段妙文：

刘：哎呀！今天的天气好冷啦！

吕：（低着头，浑身颤抖）你那里冷，

我这里很暖和呢！

刘：你那里会热和？我……

吕：我这里是南方，南方丙丁火嘛！有火咋个又不热和哩。

观众都看得笑起来了，笑的是真个酸秀才迂气十足，迷信书本竟达到这种程度。记得曾荣华演到这里，始终保持着郑重其事的语调神情，越是郑重，就越显出迂腐。全剧是个喜剧，如没有这点笑料，戏就不活了。当刘翠屏竟信以为真，和吕互换站处，还觉得很冷时：

刘：哎呀！怎么还是冷呢？

吕：冷吗，到处都冷嘛。你穿两件都冷，我穿一件又不冷吗！

刘：我穿两件是短的，你穿一件是长的嘛。

吕：哎呀！你说长和短，夫妇两相依。来，来，来，你我背靠背，奈何过日期！

这段写他们忍受酷寒，相依为命，感人至深！所以虽有争论衣服长短的趣话，并不再引起观众的笑。接着吕、刘两人同走到舞台中心，背靠背地站立，磨步移动成圆圈，边转边唱，各吐真情。吕体贴妻子的苦况，表示歉意，刘愿忍饥受寒，心宁志坚。看到这里，坐在我身旁的陈瘦竹教授说：“这样的舞台调度和表演动作，目的鲜明，真值得戏剧导演们学习。”

下面又进一步表现他们的心境。由于紧紧靠背还是很冷，刘无可奈何地劝吕看书，吕说“好！观书能以消愁”。想不到吕翻阅到的书页竟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一段，不由要埋怨刘“别的不取，偏偏取了这本书来！”这就点出了他们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吕自叹空有满腹诗书，却得不到千钟粟、黄金屋，看书无益。作者显然是一方面同情他的辛酸处境，一方面也对他念念不忘利禄有所揭露。吕所倾吐的虽全是肺腑真情，但听来却不甚可爱。可是刘翠屏接唱的一段：

哎呀呀，秀才夫呀！

你只知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你哪知书中还有颜如玉，

千金小姐做你妻。

劝夫休埋怨，

还须要及时努力读诗书。

用微带娇嗔的口气来表示她的深情厚爱，就更觉可爱了。记得曾荣华、许情云两位演到此处，他是大发牢骚，声泪俱下；她是行腔委婉，眼神苦中带甜，都是恰如其分的。

〈3〉闻钟。这是为下一场《赶斋》作铺垫，篇幅虽短，但写得很有情致，比李本出门看雪吟诗，还要去豪门觅食，实在高明多了。吕一听到木兰寺钟响，就匆忙拿起布袋前去，但一出窑门，就滑倒雪地。记得曾荣华的表演，褶子飘起，落地不乱，跌得自然逼真，也很美观。刘翠屏忧虑着吕蒙正身寒肚饿，倘在中途再跌，她无从知道，就此阻他再出窑门。吕挣扎起立，却说是偶一失足，无须多虑，窗外风雪正大，劝她快点进去。最后刘说“我等着你去了，我才进去”，吕说“你进去，我晓得走嘛”，才分头下场。这段戏虽短，却写足了患难夫妻恩爱体贴之情，是很感人的。

总之，《祭灶》能于平淡中见机趣，这是过去评诗论画者所称道的最难达到的境界，有点象陶渊明诗、倪云林画的风格，但又不是文人的冷逸，而是通俗易懂的质朴天真。从全本的结构说，从开场到终场是逐步降冷，再从最冷之处逐步加热（指产生矛盾而言，不是热闹），经过《评雪》的高峰，达到《寺会》。《寺会》以写唐七、唐八又羞又怕又急又乱，趋奉状元的丑态为主，衬托着吕蒙正端坐安详，不动声色，完成了曲尽世态炎凉的“最高任务”。前后对比，可以说没有《祭灶》之冷，不能托出《寺会》之热，当然它和《评雪》一样，是个“戏胆”。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有《剂冷热》一条说：“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即使锣鼓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绝之声，反能惊天动地。”《祭灶》的好处，一在于川剧老本和整理本的作者完全写人，不追求复杂情节，对吕蒙正、刘翠屏能够设身处地，充分理解其性格、思想、感情，如实加以

刻划；二在于曾荣华、许倩云两位传神绘色的表演，也为这场戏的演出增添光彩。

最后，我要用宋代王安石题唐代张籍的“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两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奉赠这出戏的作家和表演高手。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南京大学

灰暗世界的星光

——谈川剧《易胆大》

陶 雄

读了川剧《易胆大》(编剧魏明伦)，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几个人物，跃然纸上；那个“浑浑噩噩之年”的“扯谎坝”，象折光镜，映现出一幅使人心碎的灰暗世界。

作剧要先立主脑，但主脑只能通过人物形象体现出来。作剧要“无奇不传”，但传奇决不能离开人物之经，任何打动观众的情节都必须是人性格发展的历史。写戏要写人物，这是老生常谈。应该认真探索的是，高明的剧作者从什么角度、用怎样的方法来塑造他的人物，结构他的篇章。

不妨这样设想，《易胆大》的作者，立意要写一伙被人作践的“戏子”，抱成一团，自强自立，凭智慧，凭他们特有的手段，战胜了黑社会，在暗无天日的世界上闪现出点点星光。这种题材在戏曲中虽不多见，但歌颂被压迫者的智慧，嘲弄压迫者的愚蠢，写光明战胜腐朽的戏却所在多是。《易胆大》高出一筹，在于它既写出善辟邪、美祛丑的必然性，也写出其艰苦性。易胆大夫妻一辈及其对手麻大胆、骆善人一带都是栩栩如生的、可望又可及的。他们不是剧作者手中的骨牌，仅仅逗人一乐、博人一粲。他们都有血有肉、有光有彩，都在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道路。

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主要考察一下剧作者的语言艺术和塑造人物的功力所在。